

十五家年譜叢書

一
函十六冊

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卷三

金谿蔡上翔元鳳原本

新城楊希閔息齋節錄

熙甯四年辛亥五十一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王安石請鬻天下廣惠倉田爲三路及京東常平倉
本

二月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

六月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致仕

綱目修以風節自持旣連被污鱗年六十卽乞謝事及
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
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

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考略曰歐公自治平三年以來因遭濮議蔣之奇飛語力求去者數矣至是以老疾致仕續綱目乃以歸罪於荆公此皆誣罔之尤而於歐公履歷其書具在全未之考也在一郡則壞一郡楊中立曰錄辨有之是綱目實本於日錄矣

八月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

公有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公有辭男雱說書劄子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史傳云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與選乃與父謀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自用以
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
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受詔撰
經義又擢天章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
不拜

考略曰此妄言也以安石執政之久得君如此之專神
宗尙不知其有子能賢哉造謗者拙陋一至此而正史
采之此予於除中允授正言擢龍圖皆有辭劄謝表而
必備錄之也

置洮河安撫使司命王韶主之

十月罷差役使出錢募役

熙寧五年壬子五十二歲

三月以內藏庫置錢市易務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砦爲安遠軍命王韶兼知軍行教閱
法庚寅以青唐大首領俞龍珂爲西頭供奉官賜名包順
行保馬法

八月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薨

公有祭歐陽文忠公文

考略曰荆公年二十四時言於曾子固非歐公無足以
知我至和二年歐公始見荆公自是書牘往來與見之
章奏者愛歎稱譽無有倫比歐公全書可考而知也熙

甯三年歐公論青苗非便而又擅止青苗錢不散要亦
祇論國家大事期有益於公私而止曷嘗斥爲奸邪狠
若仇讎如呂誨諸人已甚之詞哉而世乃傳安石旣相
嘗詆歐公在一郡則亂一郡云云考歐公論青苗在熙
甯三年夏至十二月荆公同平章事明年春歐公有賀
王相公拜相啓其言曰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
登文陛受萬乘非常之知又曰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
陪班謁徒用馳誠夫以伉直如歐公使果有大不悅於
參政之時而復獻諛於爲相之日是豈歐公所爲哉踰
年歐公薨荆公爲文祭之其人其文其立朝大節其坎
坷困頓與夫平生知己之感死後臨風想望之情無不

具見乃生則詆其人爲天下大惡死則譽其人爲天下
不可幾及之人是又豈荆公之所爲哉歐公自治平三
年以濮議見攻於呂誨彭思永四年又以飛語見毀於
彭思永蔣之奇自是而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於
薨則凡熙甯之立四年歐公未嘗一日立於朝而公之
除外皆出於自求累年告病則尤在前時於荆公何與
哉在一郡則亂一郡諸語據楊中立神宗日錄辨實出
於此書此皆范冲等造謗所爲而後人多執以爲荆公
罪吾故詳論於荆公年譜凡以爲荆公也

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司王韶復武勝軍壬辰以武
勝軍爲鎮洮軍甲辰王韶破水征於鞏令城。

公有與王子醕書一

頒方田均稅法

十月升鎮洮軍爲熙州鎮洮軍節度置熙河路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十二月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砦

公有上五事劄子

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

其言曰今青

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眾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

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藉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鳬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迫呼駭之

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
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
歲入數萬緡之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
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
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大害
也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
寇亂息而威勢強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
矣

考略曰熙河之不可棄前人已論之詳青苗嘗行之鄆
縣而效而不可行之天下則韓歐劉蘇之言至明也保
甲爲萬世良法而役法至宋時大敝數者得其人行之

則爲大利非其人之則爲大害公固自言之如此曷
嘗有意於任用小人而議者動以挾管商之術誚之烏
足以知經營天下大計哉

熙甯六年癸丑五十三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

考略曰公廟議劄子已錄於治平四年以格於眾議至
是公當國乃始得行也

公有二與王子醕書

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公有三與王子醕書

三月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

王雱呂惠卿同修撰

九月詔興水利

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王韶入岷州

十月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服用玉帶賜安石

公有百僚賀復熙河路表 賜玉帶謝表

附

六月周敦頤卒

臨川李氏絳穆堂跋朱子太極通書後序曰朱子再序太極通書稱其所爲濂溪事狀註云蒲左丞墓碣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非其實類皆削去予讀之而不勝三嘆也蓋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定

雖賢者亦轉移其間而不自知也荆公未當國前天下共賢之及新政與眾忤至元祐盡反其政盡逐其黨始成水火羣小因緣復起遂相報復倡紹述之說亦盡逐元祐諸公蓋託名荆公非荆公之意也其實蔡京之用由於溫公章惇之師實爲康節伊川之謫成於邢恕於荆公何關耶百年之中議論失實凡詆荆公語文致惟恐不詳如邵氏所記雩荷柳杻云云生死輪回之說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錄必備載之稱頌荆公之語則刪汰惟恐不盡雖名德如濂溪其稱頌新政之言見於墓碣者亦不使復存豈非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旣成雖朱子亦轉移於其間乎若陳瑩中等爭熙寧日

錄刪改誣罔其實范冲朱墨史抑揚增損又不知幾何
彼此皆任私臆以爲去取欲以傳信千古豈可得哉
考略曰元祐紹聖間黨禍蔓延有甚於漢唐尤在於好
惡之不公而議論繁興也蒲左丞親炙濂溪甚久使果
以不情之言妄附之則亦誣濂溪甚矣而謂左丞爲之
乎自前世稱道荆公之賢者未嘗無人而爲後人所刪
汰若此類何可勝數穆堂斯跋固不可不錄之

閔案黃氏震日鈔云蒲礪載稱美熙甯新政本之家
書當是先生望治之實意蒲非敢誣也前輩疑之蓋
見新法之壞爲賢者諱耳云云是黃氏亦以蒲礪所
載爲實也前輩指朱子朱子欲實王罪因爲周諱天

下後世猶有信史乎

熙甯七年甲寅五十四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行方田法

公有乞解機務劄子

凡六上

又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考略曰公乞解機務劄子凡六上而後允之既允矣猶命惠卿傳諭留京師備顧問是何其君眷顧之厚而安石固辭亦非有所不悅於其君也史載鄭俠流民圖專爲安石新法以致太后流涕卽帝亦疑之遂罷出知江甯府則與諸劄全然不合要之諸史采之雜記遂至牽連安國元澤亦多失實予別有所辨論云。

四月乙亥王韶破西蕃於結河川

乙酉王韶進築珂諾城與蕃兵連戰破之斬首七千餘級
焚三萬餘帳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

丁酉王韶發木征及其家赴闕

公有四與王子醕書 中云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
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
可疑者也

考略曰王子醕天下奇才也然非荆公立朝必不能使
之得盡其才至是而子醕之功成矣卽四書而荆公之
才之美亦見玉帶之賜豈漫然哉而議者猶謂鑿空開
邊爲子醕罪夫宋以忠厚開國而兵威曾不及漢唐遠

甚故宋北之竄南之亡無不失於弱以契丹言之太祖
太宗之世嘗苦於兵矣及乎景德澶淵議和雖曰兵革
不用民賴少息自是而增歲幣求割地若小侯之事大
國無敢不從非地不廣兵不足實謀臣猛將無其人非
德不忍實其力不足以校之也若夫西夏自繼遷德明
以來叛服不常延及寶元慶曆元昊寇邊益急雖韓范
迭爲安撫經略議戰議守而環慶延鄜諸州仍累年救
死傷不暇復何有人焉能出一步建一策以窺蘭會河
湟之郊哉慶曆初荆公始仕親見兵連禍結民勞財匱
此正君臣肝食不遑士具智謀材武者所宜效命之秋
也及王韶開熙河議者以開邊釁罪之而尤以主韶議